

《诺亚方舟》中的圣经情结

郑 丽

(哈尔滨师范大学斯拉夫语学院 黑龙江哈尔滨 150050)

摘 要:作为西方基督教的“经书”——《圣经》,曾被许多作家不断借用到作品中。名字本身就具有象征意义的剧本《诺亚方舟》也是借用了《圣经》中的情节和人物。通过对《圣经》在《诺亚方舟》中的情节、人物的构建分析,更能全面的了解作家普拉东诺夫的创作。

关键词:《圣经》;《诺亚方舟》;原型

中图分类号: I51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8499(2009)01-0093-03

《圣经》是西方基督教的“经书”,对于西方社会的影响深远巨大,可以说它的思想体系及价值观念已经渗透于西方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虽然俄罗斯文学植根于东正教文化基础之上,但东正教保留了原始基督教的成分,正所谓万变不离其宗,它毕竟与西方天主教、新教一样,同属于基督教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圣经》对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在浩如烟海的俄罗斯作品中不难发现《圣经》的影子,作家们经常借用《圣经》中的某些情节或人物原型来达到警世育人、阐述自己思想的目的。俄罗斯作家安德烈·普拉东诺维奇·普拉东诺夫生前最后一部作品《诺亚方舟》(未完)便是借用了《圣经》中的诺亚方舟和某些有象征性的人物来构建作品的。

《诺亚方舟》的作者普拉东诺夫在俄罗斯是一位公众耳熟能详的作家,但在国内由于译著不多,有些读者对其并不很了解,现对普拉东诺夫作简要介绍。普拉东诺夫是俄罗斯文学史上命运多舛而又具有传奇色彩的作家。他一生创作颇丰,但生前与读者见面的作品却不是很多,有许多优秀的作品(如《初生海》、《地槽》、《切文古尔》等)在他生前都未能与作者见面,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普拉东诺夫才作为开禁作家“回归”到许多读者的视野中。《诺亚方舟》是作家的最后一部作品,遗憾的是这部大型的历史剧由于作家的病逝而中止创作。据作家的遗孀玛丽亚回忆,普拉东诺夫在创作这一作品时病得很严重,但躺在床上依然要求别人为他读《圣经》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1][9]}由此可以看出作家对《圣经》和作家陀思妥耶夫斯

基的喜爱(关于陀氏与普拉东诺夫已有学者研究过二者的联系与区别,详见王宗琥的《普拉东诺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对话》)。而作家对基督圣经的钟爱却是由来已久的,我国学者吴嘉佑的文章《普拉东诺夫的道德探索》中说道:“童年的普拉东诺夫在教堂附小就学,早就开始学习宗教教条、教堂圣歌及赞美诗,稍后又读起当时流行的三卷本《基督慰藉》。”而且 1922 年据作家本人回忆起这一时期说道:“教堂的钟声就是村里的全部音乐。宁静的夏夜聆听钟声的有老太太、穷乞丐和我。这一切给我带来最深厚的感情。”^{[12][97]}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偏爱,使作家在临终前才创作出这样一幅以圣经为原型的“历史画卷”。

加拿大的文学理论家弗莱认为,“原型即那种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象”^{[13][94]}。他还从神话、仪式等这些被视为人类祖先的原始经验和原始意象的形式出发,认为“原型是构成人类整体文学经验的一些最基本的因素,它们体现了人类集体的文学想象,因而反复出现在文学作品中。”^{[14][205]}而且“原型”作为一个中心概念,往往指在不同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具有稳定性象征性的象征、深化、意象等,它根源于社会心理和历史文化之中,将文学与生活联系起来,并体现出文学传统的力量。于是,原型意象就从原始经验和神话中走出来,成为文学作品中的某种象征、隐喻。弗莱在构建和阐述他的原型理论时曾广泛借助于《圣经》,称其是西方传统中未经置换变形的神话主要来源,是全面了解西方文学的基础。本文将就《诺亚方舟》中的

* [收稿日期]2008-10-04

** [作者简介]郑丽(1982—),女,黑龙江鹤岗人,哈尔滨师范大学斯拉夫语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

事件、人物的描述来探讨《圣经》原型在该书中的构建,以更好地理解这一伟大作品的深层涵义和精神实质。

一、诺亚方舟——生命、希望与和谐之舟

在《圣经》中关于诺亚方舟这一神话的传说是有明确记载的,并且对用于躲避洪水的诺亚方舟的建造方法以及最终的停靠的时间和地点也有详细地说明:“经过了一百五十日,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水从地上渐退,七月十七日,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19](P33)}因为对这一神话传说的记载如此精确,所以历史上不同的历史时期的考古学家和探险者们对方舟的找寻工作从未间断过,而且有史料记载,这些考古学家们都声称找到过方舟的残骸。剧本就是以一支美国的勘测小组到亚拉腊山去寻找诺亚方舟的残骸为主要事件展开的。由于勘测小组的最高领导假装找到方舟的残骸,使美国国会议员们到亚拉腊山去召开庆祝大会。参加的主要成员有:丘吉尔、罗马教皇、间谍、从好莱坞来的电影明星、小偷等形形色色的人。正当准备庆祝的时候,广播里突然播报,美国向大西洋投炸弹,破坏了地球表层,造成世界范围内的洪水暴发,勘测队的成员和所有参加大会的人都被困在山上,后来,一位电影明星向斯大林致电,希望他拯救所有被困的人,斯大林答应给与救援。故事写到这,嘎然而止,由于作家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不得不停止工作了。

虽然我们不知道故事后来如何发展,但仅就作家为我们描述的有限的故事情节里,可以充分的体现出作家是如何利用《圣经》构建故事情节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关键词:诺亚方舟、大洪水、被救的生灵、拯救等,所有这些关键词使我们不禁想到,这整个事件框架与《圣经》中的记载如出一辙。可以说这是《圣经》中诺亚方舟的传说的翻版。从事件的开始,发展到高潮到“开放式”的结局,都和圣经中的诺亚方舟的传说有着惊人的相似。事件的起因由寻找方舟残骸开始,由人们被洪水困在亚拉腊山上达到高潮,由一个未知的结局给读者留下了永远的猜测。再看剧本的名字——《诺亚方舟》,名字本身也是借用了《圣经》中诺亚方舟这个神话传说。在西方文学和文化里诺亚方舟已经成为避难所的代名词,他是希望、和谐的象征。而大洪水虽是摧毁一切邪恶力量的源泉,但同时它也是重塑新生命的契机。作家试图利用大洪水构建故事情节,在剧中用洪水来消灭一切污秽的力量,但考虑到“重塑新生命”这一点我们又不难联想到,此时病人膏肓的普拉东诺夫也想通过作品让自己的生命延续,在作品中看到生命的希望。

对于笃信上帝的人,他们心中有上帝,他们认为上帝的福祉无穷尽,因此当他们找到方舟残骸的时候,不免要对上帝的恩泽问题争执。以国会议员为代表的美国,认为能够找到方舟残骸是上帝的旨意,一位国会议员的话充分证明了这点:“上帝对美国说:‘美国,去建造一个方舟,拯救人类吧。’”然后“把人类放进一个方舟内,把他们从敌人手中救出”^[1],而等待被拯救的人中有一个笃信东正教的日本牧师却说,“上帝是俄罗斯人,是有着布尔什维克人的身形”^[2],这意味着上帝的恩泽其实也就是苏联的恩泽。虽然在这里没有直接的苏美对话争执,但却有代表双方的话语出现。而剧本中出现的关于上帝

恩泽的争执,正好反映了当时世界的不同的声音。然而,随着情节发展,美国人虽然找到所谓的方舟残骸,但为了假方舟残骸却被困在亚拉腊山上,这样看起来似乎有些讽刺性。回顾一下这部历史剧的创作年代以及当时的历史,就不难理解作家有这样的态度了。该剧本创作于1950年,当时苏美处于二战后的冷战时期,而基于作家一生对科技的崇尚态度,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冷战是作家不愿看到的结果。作家以圣经为原型,把事件与历史置于神话传说这一框架下,但情节发展却是出人意料,或许他这么做是有特殊用意的,作家在作品中想利用大洪水毁灭一切,重新建立一个美好世界,正如诺亚方舟的神话传说一样,按照上帝的指示,把世界的所有罪恶生灵毁灭掉,接受大洪水的洗礼后,一个纯洁而神圣的世界又诞生了。

二、重现《圣经》中的人物

在普拉东诺夫的手稿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构建整部剧本时选用了许多人物,其中有好几位都是直接借用于《圣经》和神话传说中的名字:夏娃、犹大、圣父、诺亚,但后来有些人物在剧本中被替换了或是根本没出现(或是没有机会出现,因为剧本未完),如犹大后来换成了阿格斯菲尔,一个古犹太传说中永远流浪的人。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不仅名字与《圣经》里相同,而且在剧中也发挥着相同的作用。

夏娃——人类的始祖,圣母形象的化身。在剧本中出现了一个人物——夏娃,20岁的聋哑女孩,又是一名孤儿。托尔斯泰在《安普拉东诺夫散文中的文学资料》中说过:“普拉东诺夫的‘孤儿’在深层意义上是‘基督’的同义词,孤儿的身世是一种积极善良的因素(他意欲以世界为子并以此作为对亲情缺乏的补偿),这对普拉东诺夫来说无异于接近了他理想中的基督教。”^{[19](P33)}她是纯洁的圣母化身,也可以说是女基督的形象。从“夏娃”这个名字本身来看,作家是直接引用了圣经中圣母夏娃的名字。但在剧本中夏娃是一个身体上有缺陷的女孩,正是由于夏娃身体上的缺陷,才使她与这个污浊的世界隔绝开,保持她的纯洁性。而且由于身体上的缺陷使她忍受着痛苦,这是典型的基督受苦受难的品质。在剧本一开始,美国勘测队的总指挥绍博就说过这样一句话:“你比上帝本人还善良,上帝夺走了你的语言,使你变成聋哑人,你还去爱他?”^[1]夏娃不能说话,只是微笑着。她喂养蝎子,当蝎子死后,她把蝎子埋了,并立上十字架。蝎子这样一种令人讨厌的生物。而她却能与之相处,是源于圣母本身具有的善良本质。圣母的爱是绝对的:任何一个罪人都渴望得到她的援助。绍博认为“她是生活在永恒的宁静中,或许你的思想是忧愁的,但心灵却是美好的”。^[1]夏娃在勘测队中不兼任何职务,但是所有人都离不开她,总指挥绍博当遇到棘手的问题时,没有和勘测队的其他成员沟通时,说道:“我只需要夏娃。我谁也不需要”。^[1]人们对夏娃的需要是完全不由自主地,发自内心的。这正是她圣母力量的体现。剧中人物都能在她那里找到安宁,是“圣母拯救”的思想在支撑着迷惘的人们,圣母是面对外敌的严峻的圣父的守护者,是上帝与人的中介。^{[17](P26)}

在剧中还存在一个有神秘力量的人物——雅各。在《圣经·新约》中有记载,雅各是耶稣的姨表弟,耶稣的十二门徒中

有两个雅各,一个是耶稣的姨表弟,另一个是马太的弟弟,为区别开,称为小雅各,相传雅各的脾气非常刚烈,当耶稣被定在十字架上殉难后,其他弟子都躲得无影无踪,他独自一人留在耶路撒冷,继续从事讲道,被逮捕,而后殉难,成为第一个殉道者。^{[9](P156)}在《诺亚方舟》中的雅各是耶稣的姨表弟。雅各(又称兄弟先生,因为在剧中他自称是上帝的兄弟)在剧中一出现就具有了神化色彩,据他自己描述,他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但知道耶稣是他的哥哥,他1948岁,比耶稣小。年龄的神话性以及上帝耶稣的特殊关系,使他的身份具有了神秘色彩,但在未完的剧本中,雅各并不是主要人物,而且也不具备决策权。虽然在剧中雅各出现次数和话语都很少,但是每次出场都是关键的时刻,每次话语虽然短暂却很有说服力。如在剧中当人们遭遇大洪水前夕被困山上时,忍受饥饿时,是兄弟先生为大家煮东西吃,解决了基本的生存问题;当人们遇到危险而惊慌失措准备逃跑时,又是他站出来,对大家说:“等等,不要惊慌。”^[10]来安抚大家的情绪;最后,当有人说洪水马上来袭的时候,还是他首先走到高处,干一些的地方,引领大家来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在剧中兄弟先生虽不能看做是基督耶稣的化身,但却能传播神的力量,不是主人公的他带着简单的话语出场,但传播的力量却是强劲有力。如果说基督耶稣是人类灵魂的拯救者,是受苦受难者的庇佑者,那么,剧中的兄弟先生就担当了基督神圣的使命。在剧中出现这两个神化角色夏娃和兄弟先生,两个人物无论从性格,还是使命来说,都如同《圣经》中的圣母和耶稣基督一样,观照着面临困难的人们。

普拉东诺夫在这本未完的剧本中,巧妙的利用了《圣经》的情节,在剧中我们能清晰的感受到圣经传说的气息,无论从情节、人物以及人物的话语当中来看,这一点都无可商榷。正

如普拉东诺夫在20世纪40年代的笔记中写道“基督是一种由纯美建立的形象,无需创新,无需理论,无需契机,这对于艺术家来说是一个伟大的贡献。”^{[9](P24)}他认为“基督是永恒的,是人们渴求和按照自然规律应该追求的理想。”作家通过把《圣经》的意象引用到作品中丰富了剧本的内容,赋予了人物神秘的力量,借助于原型批评理论,我们更能把握作家利用神话原型,“成功地表达了本来不可表达的,理解了不可理解的。”使我们深切的感受到,作家对基督圣经的热爱是一点一滴地渗透在作品中的。

参考文献:

- [1] Андрей Платонов. Ноев ковчег (Каиново отродьё) [J]. Комедия. Публикация М. А. Платоновой. Подготовка текста и комментарий Н. В. Корниенко. Новый мир, 1993.
- [2] 吴嘉佑. 普拉东诺夫的道德探索[J]. 贵州社会科学, 2001(6).
- [3] 诺思罗普弗莱. 陈慧, 袁宪军, 吴伟仁译. 批评的解剖[M].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8.
- [4] 刁克利. 西方作家理论研究[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5.
- [5] 小川. 寻找诺亚方舟[J]. 科学大观园, 2007(16).
- [6] 王宗琰. 普拉东诺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对话[J]. 俄罗斯文艺, 2001(4).
- [7] 梁坤. 末世与救赎[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 [8] 李黄, 马汉亭. 圣经的故事[M]. 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3.
- [9] 陈厚成, 王宁. 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M].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6.

[责任编辑 王海峰]

The Bible Plot in the Noah's Ark

Zheng Li

(The Slavic Language Institute,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00)

Abstract: The Bible as a Western Christianity book, many of the writers have been constantly used it to their works. The script of Noah's Ark, itself symbolic name borrow the Bible in the plot and characters too. Through the plot and characters' analysis in the Noah's Ark, we can gain a more complete picture of the writer Платонов creation.

Key Words: the Bible; the Noah's Ark; archetype